

香港艺术家联盟最佳作家奖得主

林燕妮作品选

浪



中国当代文学名家精品系列

林燕妮作品选

散文



香港艺术家联盟最佳作家奖得主

林燕妮作品选

浪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曾凡益 蒋鸿雁 薛亮 周海彦
装帧设计 宋丕胜
责任技编 廖婉娴 李镜明

林燕妮作品选
浪

〔香港〕林燕妮 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120 千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 册

ISBN 7-80615-137-0/I·28
全套（共 16 册）总定价：124.80 元



作者玉照

作者简介

林燕妮出身名门，自幼受到极佳的教育。17岁进入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攻读遗传学，得理学士衔。后又获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硕士衔。先后发表散文、小说作品数十部，声誉鹊起，于1989年底荣膺“香港艺术家联盟最佳作家奖”。

作者是一位极具人生追求的女性。孩童时期，学习过芭蕾舞和现代舞10年，曾是加省大学舞蹈团的女主角。初入社会，便在香港无线电视台当了司仪，并荣获“最佳司仪及天气女郎奖”。后从事广告行业多年，出任跨国广告公司行政总裁。现致力于文学创作。

文学艺术的修养和饱览东西的开阔视野，使作家对生活美情有独钟，在海外娱乐圈中一举摘取了两项桂冠：“衣着最佳女性奖”和“最具魅力女性奖”。1993年，《东》周刊赞其为“掌管香气和音乐的神秘而幽艳的女神”。

用香水写的小说

——序林燕妮的“爱情小说”

金 庸

有一天晚上，五六人在林燕妮家里闲谈，谈到了芭蕾舞，林燕妮到睡房去找了一对旧的芭蕾舞鞋出来。鞋子好久没穿了，但仍留存着往日的爱娇与俏丽。她慢慢穿到脚上，慢慢绑上带子(Degas 粉笔画中的神姿吗?)，微笑着掂起了足尖，on point 摆了半个 arabesque。她眼神有点茫然，记起了当年小姑娘时代的风光吗？

我想小姑娘林燕妮没有大姑娘林燕妮好看。她现在的好看之中混和了许许多多知识、眼界，从书中和音乐中得来的气质，纽约、巴黎、罗马等大都市氛围的浸润，微微成熟的芳香，法国叫做 chic et elegante 的。

这些气质，飘在她的散文里，在她粉红色的枕头边，纯白色的沙发旁，紫色而洒满了香水的信笺之中，浮在她 chinchilla 毛皮的地毯上。枕头、沙发、信笺、都是真的，那奢华得不成体统的地毯，只是她的想像。她的小说也是那样的——精细，雅洁，有时奢华得有点“暴殄天物”(像《人家的男朋友》之中那个东尼所说的)。

任何文章都是文如其人。林燕妮的小说是用香水写的，是用香水印的，读者应当在书中闻到香气。虽然，油墨中并没有真的香水，但你读着的时候，不是闻到了成熟的小姐们的华贵香水吗？

她的小说有点散文化，用小说的形式来欢笑和叹息，但更多的是一些无可奈何的惆怅，许多排遣不了的愁闷。她把女性的心理细细雕琢、细细描绘，她所写的都是大都市中成熟的美丽而有钱的女性。她们的烦恼和愁苦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往往是她们自己的任性和高傲所造成的，然则，这毕竟是真实的哀伤。很少会有人把大都市中这些有钱小姐的烦恼写得这样真实。拭在瑞士真丝手帕上的眼泪，也是痛苦的眼泪，虽然，轻柔的手帕永远擦不痛眼角。

李清照，朱淑真，以及中国古代许多闺秀作家留下来的诗篇，有些真的十分深刻，十分动人，只是内容太千篇一律了，始终是“闺怨”。现在女作家写小说，题材就可变幻万千，人物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个性。林燕妮的小说都是“爱情小说”，但因为角色的身份、个性不同，就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爱的方式，但整个说来，仍是一个主题的变奏。这主题是：“女性因得不到理想的爱情而烦恼”，理想太美丽，而人世太平庸。文学创作的推动力之一，是头脑中美丽的想像在浊世中无法实现。男人有宗教性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种种主题；对于女作家，不论古今中外，唯一的主题始终是爱情。

林燕妮笔下许多女主角都很可爱。“盟”中的女鬼、“十小时”中的海伦，“痴悼”中在水上放烛盏的女郎，我尤其喜欢。而她笔下那些男人，相形之下就差得远了，甚至“短短的梦中”那亿万富豪杜先生，也实在不值得女主角为他做梦，不过她的未

婚夫更糟糕，但人总是要做梦的，那就没有法子。世上男子皆如是，可爱的小姐们，怎么能不烦恼呢？读林燕妮的小说，使男子们不觉都有贾宝玉式的自卑，天下男人都是泥做的，女子都是水做的。不过林燕妮写得很真实，在爱情上，天下男子的确似乎都是泥做的（她以后再写小说，把天下这些泥娃娃们用彩笔涂上一些好看的色彩吧，否则，小说中那些美丽的小姐们仍会继续烦恼，而读者们仍将为这些美丽的小姐心疼）。

说她写得很真实，因为在她笔下，在这个尖端的工商业大都市中，男男女女在爱情上也摆脱不了工商界的价值观念。那些“嫁不掉的美女”所以嫁不掉，不是因为她们的条件不够好，而是条件太好了，男人们娶不起，好比一颗三百克拉大钻石，在玻璃柜里散出璀璨华美的光芒，普通人连看一眼也不敢，更不用说去问问价钱了。小说中许多美女的惆怅，都是因为男女间的配不拢而产生的，这是现代化的“门当户对”，很不罗曼蒂克，但很真。

幽 香 若 兰

——《林燕妮作品选》大陆版序

林燕妮女士在香港、在海外是华人读者中无人不知的名作家，她的几十部小说和散文多年来畅销不衰，其中许多部已经再版了十几次。然而，对大陆多数读者来说，她的名字和她的作品至今仍比较陌生。这并非是大陆读者孤陋寡闻，而是因为在此之前林燕妮女士从未授权任何出版单位在大陆出版她的作品。

几个月前，林燕妮女士给我寄来委托书，授权为她处理在大陆出版其作品的一切事宜。我为能尽这一份桥梁作用感到高兴，这显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其实，我和燕妮女士相识也才两年多。那是199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经友人介绍，她在香港维多利亚湾的一间大酒店的西餐厅邀我共进晚餐。三个人。厅里柔柔的灯光，不喧哗。透过明净的落地窗，可以欣赏到港湾和轮艇的灯火。我们一边品尝法国牛扒，一边轻松地交谈，从60年代我在法国攻读文学和70年代她在美国加州大学求学谈开去，无拘无束。此后，她来过广州，我又去过香港，每次都见面、谈心。每次都开

心。我们共同的感觉被燕妮女士在一封信中确切地表述出来了：“一见如故，实在令我欣喜；两见三见，更为愉快。您是很少有的人，在这时代这些日子里，清气如君者难见，优雅如君者亦难得”。确实如此，燕妮女士给我的印象不仅是美丽和智慧，而且清纯如泉，芬芳如兰。初次见面结束时，她送我几本她的著作，我回赠了一本小书。我开始阅读她的散文和小说。真是文如其人，清纯而又丰富，浪漫而又深刻，仿佛飘溢出芝兰的幽香。难怪《东》周刊九三年底评选出港埠八大作家时将林女士列为第五，称之为“乾闥宝”（梵语译音，意为掌管香气和音乐的神秘而幽艳的女神）。

正是这样一位人品与文品都不俗的林燕妮女士，我要热切地把她介绍给国内广大读者。我深信，读者朋友们会非常非常喜欢她的作品，会同样惊喜地发现从中流出的一泓清泉，飘出的一缕幽香。

聘如
九五年夏

目 录

第一章：茫茫天地	(1)
第二章：患难之交	(32)
第三章：萍水相逢	(45)
第四章：山雨欲来	(71)
第五章：惊涛骇浪	(98)
第六章：逆浪而上	(119)
第七章：忧戚之爱	(142)
第八章：苦炼人生	(164)

第一章 茫茫天地

杜安世近来很受注目，因为他才二十七岁便被擢升为“广视电视台”的节目总监，不但大权在握，节目编排和制作部全盘由他掌管，而且在短短一年中，令到平均收视率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广视”达到稳定的百分之四十五收视率，气势直逼多年来占着压倒性优势的“鼎视电视台”。

记者们在等着他从会议室出来，因为传闻有外国资金加入，大力支持“广视”的发展。杜世安整个上午都在会议室跟董事局开会，他的秘书玲玲说，杜先生从早上八时半起已经在会议室。记者们看看腕表，已经是下午一时半了，这个会好长。

“开五小时的会！即使现在马上开完出来见我们，也大概累得不想说话了！”

“累不累倒是其次，这位杜先生，不喜欢说话时便冷冷的，我不敢访问他。”

“富家公子出身，脾气当然有一点的了！”

“这个倒不能肯定，他是从摄影师做起的，富家公子又怎会去推摄影机？”

“你这人真笨！他是黄马褂，家里跟董事局主席早有交情，蓝图是预定的了，不然怎么能从摄影师升编导升制作部经理再升节目总监的几年内坐直升机般直上？”

“他的父亲是谁？你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杜安世从来不提的。”

“有富有的父亲做后台死也不提啦！让别人全当那是自己的本事岂不更好？”

“不过，亦有谣言说他是孤儿。”

“孤儿？孤儿得那么风光？那我也做孤儿啦！”

“孤儿？孤儿驾保时捷跑车？你这人真是，听见什么便信什么！”

“他的父亲是大富翁也好，不是也好，他的能干倒是有目共睹的！”

“这人也真怪，半点桃色新闻也没有。其实以他的一表人才，怎可能没有女朋友？”

“你们这些女孩子一见到杜安世便晕其大浪！耐心等啊，也许他会看上你们其中一个！”

“我们那里高攀得起！”

“不是晕其大浪，平心而论，杜安世那副长相，帅过广视其他很多小生！”

记者们七嘴八舌地在窃窃私语，会议室的门无声地开了。“广视”的董事们一位一位地离去，杜安世是最后出来的一个。

六尺高的身躯，总有一份轩昂，配上英挺的五官，简直就是个人中明星。

五小时的会议，似乎一点也没有在杜安世的脸上留下丝毫疲累的痕迹，他就是像太阳刚升起来一般精神奕奕，平日冷冷的眼睛居然有一丝笑意，没有惯常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

“杜先生，外传有美国资本加入，这是不是事实？”

“杜先生，刚才董事局是不是在商量这件事？”

杜安世脸上微微升起一层不耐烦，记者们一时噤了声，杜安世扫了整群记者一眼，微微一笑说：

“来，我们一同吃午饭去！”

记者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平日连招呼也打得淡漠的杜安世居然自动提出跟他们一同吃午饭！大概刚才是有好消息了，记者们想。

“杜先生，你今天的心情似乎特别好，大概真的有好消息要向我们宣布了！”其中一个资历比较深的记者说。

“我今天只是请各位吃饭，并没有什么要宣布。”杜安世边领着那群记者走出电视台大门边说。

他不是个多话的人，不过，他今天心情的确特别好，因为是有庞大的外资加入，董事局还十分尊重他的意见，跟他讨论了好多问题。杜安世已经下了决心要当总经理，甚至有一天，正式入董事局。不过，他不会把野心告诉任何人，既然看到了机会，他便会冷静地盘算如何达到目标。

他一向不喜欢记者，记者们问的太多。但是今天他高兴，高兴起来便连记者也喜欢了。记者们是一半受宠若惊，一半是战战兢兢，他们还未习惯杜安世突如其来的友善。不过，大伙儿还是兴高采烈的，杜安世难得开金口，吃饭时问这问那，总能拿到点新闻回报馆交差。

杜安世把他们带进间很好的饭店，侍役殷勤地招呼他到大厅最末的一张大桌子。杜安世带着头在摆得密密麻麻的桌子间左穿右插的走，突然，有位中年妇人一把拉住杜安世的手，杜安世望了她一眼，愕然的停了步。

“安世，还认得我吗？”中年妇人像见到了位久别重逢的朋友似的问。

“认得。”杜安世面如寒霜地答了两个字。

“我的电话号码没有改变，你还记得吗？”中年妇人的手还没有放开。

“我怎会不记得？”杜安世每个字说出来都冷如冰块，狠狠地瞅了她一眼便继续往前行，中年妇人终于放开了握着他的手。

从这奇怪的一问一答中，记者们弄不清楚杜安世和这位中年妇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朋友不像朋友，亲戚不像亲戚，似乎有长久的交情，又似乎没有。

坐下时，杜安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丝毫笑意，只是吩咐了侍者写菜，便紧紧抿着嘴巴。

“杜先生，今天这个机会真难得，让我们拍些照片，做些访问好吗？”其中一位记者鼓起勇气地问。

“请不要拍照，也不要访问。”杜安世有礼而严肃地一口拒绝。

“对不起，”杜安世欠身而起：“我得赶回公司做事，请各位自便，多谢各位捧广视的场。”

说完他便直朝大门而走，并且故意避开了那位中年妇人所坐的桌子。

“这人真是喜怒无常，方才还兴致勃勃地要跟我们吃饭，忽地又黑着脸孔走了！”记者们说。

“那女人是他的什么人？”

“当然是个他讨厌的人了！”

“谁不会碰上自己讨厌的人？用不着那么便心情大坏！”

“是啊，那个女人那么老了，不可能是他的前任女朋友吧？”

“或者是前任女朋友的妈妈吧？”

“那女人那么紧张地问他还认不认得他干什么？”

“还要说电话号码没改变呢！”

“还拉着他的手呢！”

“也许只是个讨厌的亲戚而已！”

“杜安世望她的那一眼真是可怕，我看见他的侧脸，像憎恨她到极点似的。”

“我倒觉得他的眼神很奇怪，那种憎恨是不自然的，好像是特意要做出给她看的。”

“算了，管他呢！又不是十八二十的女郎，造得出什么新闻来？难道回去写杜安世怒目而视一个身分不明的中年妇人？谁有兴趣看？”

“吃饭吧！总之今天莫名其妙，白等了几个钟头！”

在紧闭的办公室里，杜安世埋头料理公事，他不想刚才碰见了谁，他根本想忘记世上有这个人，但是他没法忘记，那张脸孔经常浮现在他脑海中，她老了一点，但是保养得真好，谁会料到她已经有个二十八岁的儿子？

妈妈！

不！

她不是妈妈，她从来没有认过我……

不要想起那张脸孔！不要想起！

杜安世疯狂地工作了一个下午，直到万家灯火，他才驾车回家。

他是一个人住的，他住的半山西区并不向着光华美艳的维多利亚港，而是对着惨茫茫的一片海。独自坐在露台上，他是寂寞的，这辈子都是寂寞的。

“安安，吃鱼肝油！”

“安安来洗澡！”

“安安，多吃点牛奶！”

妈妈的声音曾是如此地温柔，妈妈的手曾是如此地温暖。

杜安世不记得爸爸的模样，爸爸在他很小很小时便去世了，他只知道妈妈是跟他相依为命的，而妈妈要上班赚钱，但他是很乖的，老是上完学便静静地做功课，两母子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妈妈从不忘记他的鱼肝油和牛奶。

七岁那一年，妈妈喜气洋洋地问：

“安安，妈妈结婚好不好？”

安安喜气洋洋地答：

“好啊！好啊！”

妈妈有人照顾了，当然，妈妈会把他带到新爸爸那边，他也会照顾他，那末安安便不用常常独自在家了。

那到底是那一个冬天的清晨呢？妈妈收拾了他的衣服和旧